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思想與文化編

—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

思想與文化編



1203

2614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思想與文化編/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北京:中華書局,2009.4

ISBN 978 - 7 - 101 - 06284 - 7

I. 中… II. 中… III. 社會科學－文集 IV. 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29426 號

責任編輯：徐真真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思想與文化編

(全三冊)

中華書局編輯部 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1/16 · 230 $\frac{1}{4}$ 印張 · 8 插頁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700 冊 定價:1500.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6284 - 7

○○先生左右月考會以舉刊第三號的期學年為期學年

白·計事

清修之先生其年到院接洽。俱為院方對予專事誠之殷。
詩之體切。宣於通函奉此。一。予所版子件、實為所
嘗廢擇。以至研。研究機關在中國本為創舉。社會初
不即曉。多設宣之言義。如不於短時即為明白。則
由而行而外。實為一知而。此皆為以予所為。尤甚。得
體矣。詩之為人。猶如傳之。先生也。予之重申一
於前。所果持。雖有之。而更下大落。其平冊。予利在於計。或屬故
事。半落。而研。半日。成就。乃為成。而。黑。即。年。半。假。二。之。多。之。予
缺。利。可。之。至。二。春。早。利。可。生。至。十。利。可。生。六。七。數。不。患。以。甚
不。固。矣。創。始。很。難。作。布。

亮。家。政。以。

算。事。

每。第。于。十。月。考。會。三。季。

孫。德。志。年。謀。稿。十一。九。四。一。九。

印
章
之
事
及
其
所
有
之
事
物
印
章
之
事
及
其
所
有
之
事
物
印
章
之
事
及
其
所
有
之
事
物

圖一(2) 傅斯年函稿

圖二 蔡元培《集刊發刊辭》稿

集刊發刊辭
序言

集刊發刊辭為何移出有大數次不斷的進步，
轉創造為此？因為人皆有歷史，對於物物
皆有資。因為我們當有歷史，方能起已有的經
驗實付國家，作一席工傳出上古的歷史，以
以為學易其事。例如韓愈的《原道》，集
道是，國而自前得之，雖曰傳道，亦非專傳
道；社會組織，不能不從道立。但我們，如
前說，這上層度，如沒有什麼進化了，空空不
是沒有厚度的緣故？

集刊發刊辭為何移出有大數次不斷的進步，
轉創造為此？因為人皆有歷史，對於物物
皆有資。因為我們當有歷史，方能起已有的經
驗實付國家，作一席工傳出上古的歷史，以
以為學易其事。例如韓愈的《原道》，集
道是，國而自前得之，雖曰傳道，亦非專傳
道；社會組織，不能不從道立。但我們，如
前說，這上層度，如沒有什麼進化了，空空不
是沒有厚度的緣故？

集刊發刊辭為何移出有大數次不斷的進步，
轉創造為此？因為人皆有歷史，對於物物
皆有資。因為我們當有歷史，方能起已有的經
驗實付國家，作一席工傳出上古的歷史，以
以為學易其事。例如韓愈的《原道》，集
道是，國而自前得之，雖曰傳道，亦非專傳
道；社會組織，不能不從道立。但我們，如
前說，這上層度，如沒有什麼進化了，空空不
是沒有厚度的緣故？

集刊發刊辭為何移出有大數次不斷的進步，
轉創造為此？因為人皆有歷史，對於物物
皆有資。因為我們當有歷史，方能起已有的經
驗實付國家，作一席工傳出上古的歷史，以
以為學易其事。例如韓愈的《原道》，集
道是，國而自前得之，雖曰傳道，亦非專傳
道；社會組織，不能不從道立。但我們，如
前說，這上層度，如沒有什麼進化了，空空不
是沒有厚度的緣故？

集刊發刊辭為何移出有大數次不斷的進步，
轉創造為此？因為人皆有歷史，對於物物
皆有資。因為我們當有歷史，方能起已有的經
驗實付國家，作一席工傳出上古的歷史，以
以為學易其事。例如韓愈的《原道》，集
道是，國而自前得之，雖曰傳道，亦非專傳
道；社會組織，不能不從道立。但我們，如
前說，這上層度，如沒有什麼進化了，空空不
是沒有厚度的緣故？

集刊發刊辭為何移出有大數次不斷的進步，
轉創造為此？因為人皆有歷史，對於物物
皆有資。因為我們當有歷史，方能起已有的經
驗實付國家，作一席工傳出上古的歷史，以
以為學易其事。例如韓愈的《原道》，集
道是，國而自前得之，雖曰傳道，亦非專傳
道；社會組織，不能不從道立。但我們，如
前說，這上層度，如沒有什麼進化了，空空不
是沒有厚度的緣故？

集刊發刊辭為何移出有大數次不斷的進步，
轉創造為此？因為人皆有歷史，對於物物
皆有資。因為我們當有歷史，方能起已有的經
驗實付國家，作一席工傳出上古的歷史，以
以為學易其事。例如韓愈的《原道》，集
道是，國而自前得之，雖曰傳道，亦非專傳
道；社會組織，不能不從道立。但我們，如
前說，這上層度，如沒有什麼進化了，空空不
是沒有厚度的緣故？

集刊發刊辭為何移出有大數次不斷的進步，
轉創造為此？因為人皆有歷史，對於物物
皆有資。因為我們當有歷史，方能起已有的經
驗實付國家，作一席工傳出上古的歷史，以
以為學易其事。例如韓愈的《原道》，集
道是，國而自前得之，雖曰傳道，亦非專傳
道；社會組織，不能不從道立。但我們，如
前說，這上層度，如沒有什麼進化了，空空不
是沒有厚度的緣故？

集刊發刊辭為何移出有大數次不斷的進步，
轉創造為此？因為人皆有歷史，對於物物
皆有資。因為我們當有歷史，方能起已有的經
驗實付國家，作一席工傳出上古的歷史，以
以為學易其事。例如韓愈的《原道》，集
道是，國而自前得之，雖曰傳道，亦非專傳
道；社會組織，不能不從道立。但我們，如
前說，這上層度，如沒有什麼進化了，空空不
是沒有厚度的緣故？

蔡元培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

圖三①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讀鶯鶯傳 陳寅恪

太平廣記詳稱雜傳記載有元稹鶯鶯傳時
世稱為會真詩者也。會真記之名由於傳中鶯生所賦及
元稹所續之會真詩其名也。會真一名洞亦當時用
之語。今道家承霞字号有唐元和十年進士洪州清
江人。李陵碑云山居仙會真花丘巖李陵所編有會真
集。王昌齡有題詩曰君中引海蟾子別梯布楊柳
望山人。故其書當是全元和遺稿。依化為之都見鶯鶯
傳。前言明謂其書在非有自白。而其甲本有後
人依託之說固不足據。但其書實足考甚可見。固亦不外
於所欲言者。傳為會真之名究系何意而已。出
於閨戶老嫗為博大身人傳語。後來有真浩有真鎧
諸名。故真字即與仙字同義。而鶯真即墨仙或洛仙
之謂也。又六朝人已修詠仙也。杜工部詩多咏章之世
流傳至後唐代。仙字之二聲多用作妖艷婦
之音。如崔顥夢游東方神仙之目媚妓音。其例僅不遑考舉。即
全唐詩宣揚所收施肩吾詩言之。如
及第後夜詣月仙子。
自玉臺尋夢遊，新告回波第。年年望月上桂枝。
訪月中心。贈仙子。
微雨纏綿帶紅葉，更取金瓶瀉玉將冰。
鶯声未足懶眠秋月憶蘿衣。即
即是二句。而唐代進士有學士與得拔之富切實爲
豫州北里志乃韓偓香齋集序之類。又可證其說。自唐中
唐指唐爲易縛長輩而言。非謂其志惠也。而後劉所編之集。皆係徐陵
之書。其別有解體者不復贅焉。然則

仙
書

字在唐人之文集中之酒歌也，命曰真人二字之是說既得確定，豈易傳中之寫，究為當時社會中所等人物及微之外以敢作此文，自歎之主旨，与夫後人所持解釋之妄得皆可因以一考實。明年。

趙宿鵞傳錄余載王維之鄉傳奇書寫事略云：
清源縣李裕也，崔玄、友人楊良，小童得他之所作嫁母郭氏墓誌云：其後李妻遺軍私微子，但苦其家偏至，則所留傳者甚稀，之自取特假他姓以避目。僕退而考徵之，長慶年不見所謂郭氏志文，豈僅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尔。又船之作陸之妙法云：予外祖之後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柳之母鄭夫人志亦言鄭濟生而唐崔氏播水宦朋方，娶鄭女，則豈馬首的崔鵬之女，於柳之為中表乎？傳奇傳謂鄭女之果非之從母者也，可驗矣。庚子歲，如上更以舊生者，當是元祐癸卯命其死，卒同竹自出而歸，是張氏出黃庭之後，元祐元祐亦即此。

宣林素嘗寫傳，否極而自歎之作，其所謂張生即柳之化名，此固不可疑。然柳之行，更為得妙之故，則殊不易解。新唐書高麗傳，張良之傳云：

國有高麗，諸儒之言，而族客在於夢之島，則上古乃終者也。今武后之稱節尚業堅，太世称兵符之記始於董，著者不知。不知之易，為張氏若傳，固為夢者之故，則可曉矣。不知柳之何以由有取於張氏，故其性之說不可通，多傍津解。鄙意柳之文中男女主人之姓，皆用前人著述之舊句，此為合宜之處，故麻衣的解。

圖三③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前題既言「每見其書，即張文成造仙窟中男女事」，舊稱如後水滸中三魁楊香小張韓子李第之比，此本吾今文學中之常例也。去悲仙窟之作者，固亦自謂非依河源，作積石山穿不得墨莊十娘等其故事；演成唐詩，於博訛注作「舊事」，故不可不改易其真姓，且著「舊事」二字，本身事寫之，如

十官答曰：「前被宣更已入甲科，極須擇用，不論高第，三年期後向內道士學所，累舉第而有宣冊等語，即是其例。但崔十娘等則非真姓，而其所以假託者，是豈由崔氏為北朝清唐之第一高門，故崔娘之祿實與其他文學作品所謂「崔娘」者相同，不追一屬河在高門，一是山東甲族，南北之地域雖然，其為社會上貴婦人之泛稱，則乞少異也。又楊巴源流元微之會真事，得云：

清漪遙郎王不識，中庭芳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崔娘一紙書。

楊清之所謂「崔娘」指元傳之崔女，兩者俱是，作用異林也。僅泥郭元傳之崔娘，而中華書局印出「崔氏娘」，人以實之，則與拘持楊清之「崔娘」，為真出於蘭陵王貴，豈非同一不伦之事物乎？

又觀於楊之自叙此段因緣之別一诗，即大调集伍蕙，指看云：

昔歲夢遊唐，夢中愁何所思，夢入深洞中，果逢平生趣，清漪漫漫泥畫廊，蘭宮向渡過，溫幕柳桃紅，綠竹林路。

及白鶯天和此清漪詩，長安云：

昔居夢遊春，夢遊仙山中。況若有所遇，似憶平生故園。
尋尋曾自南水，漸入桃花谷。

則似與閭人成竹皆可別。仙窟之窟所召其桃李洞之桃亦有真
會之意。蓋稱之繁用文成舊本以作閩文國粵天之所詒
知者也。豈則世人想在崔氏家傳以不合。俗造鄭恒李愬
以證妄女不復廢人說。舊為不無據。且好事欺人以為甚
矣。

夫婦之不姓崔，或者真如傳本所言乃鄭氏之姓出而姓
張累派從母之女耶？據白氏長慶集，武伍宿河南元祐主人
崇陽鄭氏即崔之。墓誌銘略云：

夫人父清濟睦州刺史，夫人睦州次女也。其出記陽羣氏。
天下有五甲姓，銀湯萬代氏族其一也。重德官野

有國史在鄭之源流婚媾有家牒在。

夫嫂是空之文雖有遺美，而崔之母氏出於士族，自應有信。
然嫁之夢，蓋春秋傳解其占營也。一段因緣，有

我到看花時，俱作懷仙句。浮生轉瞬，應道性在墮園。
近作夢，仙游夢易易。所謂仙者，其定義如王水知繁
肺腑一夢，何足云良時事。婚姻。

之語，自樂天如此。清某序亦云：

重華足下陳蕡，遺言中有以基督教徒之釋教
以至風者。

某得復云：

心驚睡易覺，夢新歲班籍。宿馬歌不重角，鳳
兆於松上，華門女清早。游民歸晚矣。
又韓昌黎集句，刻印於宋元祐中，宣和北去，元祐之墓
誌銘略云：

嘵射(金牛更角)爭非不氏自女與父室相擇獨夫人
於嘵射為李女，參文之望，堪得今鄉史河南名。
銘曰：

諸賢預人，爰叙宗親，女子之事，有以勞其夫人之先累
公累卿，有封外祖，相我唐明。

據元白之特意，但以一萬字取勝於嚮事；之因循，而視為
不足道。復觀昌黎詩文，皆有此類之頭緒，豈可
見其善與與學寫之差別？總在社會地位門第高下而定
矣。則嚮事所出必非高門，實不可疑也。唐世倡妓往往詔
託高門，如李平康紀韓湘子雜傳記類，將所擇霍小
玉傳略云：

大曆中，龍西李生名益，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候
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每自矜風調，遇恩賜佳偶博
取，名校久而不諧。貞安有媒鮑十二娘，五有一仙人，懷
果出唐代社會詞在下界，生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
少子，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有指，即王之寵婢也。
王之初薨，諸兄弟以其出自燕賤，不甚收錄，固
分與省貢，遣居於外，易姓為鄭氏。

及況，懷雲後反漢上舞娥異條，其事類略云：

李八座，謂澤州府上有每升板枝者，顏色更變，
言其事，乃故姑孫，李生母也。李生父，唐之正卿之姪。
其夫，唐之宰相，素有寵，故稱之。李生父卒，其夫亦死。
李生母，公卿直屬，故稱之。李生母，唐之正卿之女也。
御史中丞元和元年，李生母之子，即南陽太守，三十餘年。
老大無子，即娶其女，李生母，送嫁，其夫不與。李生母，
可憐，大哭。其夫曰：吾若與汝，汝終不歸。李生母曰：吾
雖是其女，但當日之人好惡，云亦始吾聽之，未有視也。

圖三(6)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若鶯鶯果出高門甲第，則無古史婚俗，惟其非名
家之女，舍之而別娶，乃可見存於時人。蓋唐代社會承南北朝
之舊俗，許是女入高門，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要
從宗室，與作而不由清官，官俱為私臣所不齒。此類的禮甚
衆，且為治史者所習知，故不具論。但明乎此，則微之所以作
鶯鶯傳，直欲其自身如仙子，卒至失之本源，絕不為人
少熟或略得者，即識是故也。其友人楊巨源李愬白居易
亦知之而不以為非者，蓋唐世尚別婚高門，乃當日社會所公
認之正當行為也。否則微之為極熱中功宦之人，值其而
具羽毛，縱以直声，仰慕之深，豈肯作此貽人口蜜腹之文。
唐有張鷺，以宣祖其集取之路哉！
復次此傳之文，固亦有可賅言者，即唐代貞元和時古
文運動，實與小說之創造有密切關係。是其關係
與韓昌黎之著，已別有偏重，然不盡同。昌黎傳亞何以學韻詩
以活潑？其原因當時致力古文和思有所底定，中者并不
限於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皆由主舊指復古之健者，不
過宋尚稍不同，影響亦因之有別。後來遂沿江潭，不顯
而已。

舊唐書李愬傳：

史臣曰：國初開文館，高宗私載其書，許指揮於前，
蘇李馳声於後，我宣昇台鼎，舉際天人，演色之文，
咸共編集，然而向古者作物於不僻，徇務者或至不
經，戲謔者局於官函，放誕者流於鄭衛。若品
調得度，揚榷古今，腹更不肖，皆當與其文本如元白
之盛也。昔聖立言，子始定之，謂不遺辭於水明郡宗，
先讓功於沈湘，元和主體，繼之增王而已。臣觀元

圖三⑦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之制既合之君主之文章之體與文章之體與治亂之相處。
贊曰：文章新體，建宋末明初，謝朓、王微、元白誕生。竇恪、
張良基、唐著者之清流乃代表過多之意見，觀於韓愈雖
受非不厚（知其更而退之），文轉不能通音分之毫髮，則其
舉事也。及唐著者之善，指韓愈傳而有致詞者，其故可
推知矣。是，在吾時人一般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應
推元白，而非韓柳，與歐宋重倚唐著時，其行便迥不相
同也。

又元代長慶集序指制詩序云：

元和丁亥年春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誥，而幼子不明，
後累月輒以古道于臣相，臣相信然之。又明年古入禁
林，事事當于內命。上好文，一日從宦官傳及此，上曰：通事舍
人不知書，便其宜，宣撫臣外不可。自此之司言之臣
皆有追用古道，不從中轉復。然而余所宣行者文
不能自足其意，率皆浮近，失之廢例，進而序
之，蓋所以表明天子之復古而張後來者之趣
向耳。

白居易長慶集序卷之三序本自香山文集，微之聖作，甚為清古，
文字第，乃百轉以七言長句翻譯，天，據天次，翻譯之，雖四
未盡，加為六部詩。

劉樞長慶詞高古。

自注云：

微之長慶，御知制誥，文格高古，始爲化體，健
者效之也。

唐始，今白居易，唐中唐制供，有舊體、新體之
分別，其所謂新體，即樞之所主張，而微之所從同

圖三⑧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復古
改官之公式文字與體
唐張說伍切磋偶語云：

聖心者毛穎傳始博筆生之戲，張水部曰善歟！曰此見
熟事，多尚駭離，每嘗失促，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歌，
此有以異於念德。

類傳者昌黎集摹擬史記之古文，試作小說而爾功著也。
端之皆是；傳則仍摹拟古傳，亦以古文成作小說，而其能一
者也。蓋總管傳乃自知之文，有真情實事，毛穎傳則終為
演劇之筆，其寫人之程度本應有有別。小說宜得作
遇仙回，七言傳之不及也。傳此亦為一主觀。昌黎集摹
古文有一篇之古文作小說，而成為之絕妙文傳，即石鼎聯
句詩序。昌黎集摹古文考異注陸游詩錄云：

今按方本句出歐陽本重複，但苟同篇者似於事理有
所未盡，而重複者乃能見其曲折之詳。

白氏長慶集序和答詩序云：

頃在科誥同書与足下同第，每下第時輒相觸語，
患其意太切而理太用，故謬示周則皆解之，意少左抑
則言潔。他與足下舊文所長在此，併無忘在足下所下
來序果有犯文辭之說，今僅所和者猶前病也。
待与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精刪其繁，而晦其辭焉。
據此，微之文辭，則作小說正用其所長，宜其侈出過之之上
也。

唐代古文運動鉅子韓昌黎古文試作小說而能成功，公式文
官六朝之降半之詩體為正宗，西魏北周之詩曾一度復
古，旋即廢除，在昌黎平生著作中平淮西碑文昌黎集
乃一篇極富文學之古文體公式文字，诚可柳眉力取之改草鉅

此文終唐人所傳，夫以文字而作體，其文學價值較厚，作如何？自韓文所以繁易之，別向是，故不必論。惟就改革當時公私文字一端言，則昌黎失敗而繼之成功，可以疑也。至於北宋鍾易，其古文風氣之醇濃，水尚為翰林學士，亦不能無之。公私文字之體，司馬君實之意，不能為四六文辭，却由命，坐則朝天子之體，之官文學，其辭若此，微之於此信中，早矣。不詳其事。

復次，管子傳中，有生恩情之說，一節，今人視之既以為可厭，而不能解其真意所在。大體云，善者為文者也，何者？昔此一段，近頃偶得耶？考趙彥肅，重慶漫錄，抑云：

唐世舉人，先籍志田，也與人以姓氏，送待主司，然後取獻，所著，皆數日又投，謂過差，如他怪錄傳奇等，以是其並非文辭之體，可見其才詩筆，雄偉。

據此小說之宣傳家體，管子傳中，乃清人說，即所謂舊編，會真，皆詩即所謂舊傳，叙述離愁，即所謂史才，皆當日小說文中不得不備其者也。

至於傳中所載諸事，跡經至性之者禮者外，其他如普救寺，重陽道宣傳高僧傳，武陵縣福，歸陽州普救寺釋首，精傳，又渾瑊及杜雄事，取苗圃書室，其後宋紀，皇祐十五年十二月庚午，為丁酉清修，修，於之，信為舊錄，則此傳，亦貞元朝之長史，不得為唐代小說之傑作已也。

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始於一九二八年，到二〇〇八年就是八十週年了。史語所創所伊始，即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在《集刊》的第一本第一分中，傅斯年所長發表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提出新材料、新方法、新工具、新問題等主張，這些主張不但影響了《集刊》文章的風格，對近代史學界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目前為止，《集刊》已持續出刊近八十年，在近代中國，大部份學術刊物倏起倏滅，能持續到八十年的學刊，確實不多。從這一點來說，我們不能不珍惜這一個得來不易的成果。

除《集刊》外，史語所還出版專刊、單刊、田野工作報告、資料叢刊、目錄索引叢刊等，近二十年來，更有《新史學》（與台灣史學界同仁合辦）、《古今論衡》及在世界漢學界素有聲譽的 Asia Major 等刊物。

史語所從創所開始一直到今天，都是一個多學科、跨領域的研究所，所包含的學門基本上有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文字、文籍考訂等，所以《集刊》所收文章的門類也就相當多樣。過去一二十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界迭有要求，希望重印《集刊》，作為學術研究的參考。但是《集刊》卷帙浩繁，不易查索，究竟以何種方式呈現比較方便讀者，確實頗費思量。北京中華書局是卓負盛譽的出版單位，他們在獲得史語所授權之後，提出以類相從的辦法，出版《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這種出版方式可以同時方便個人及機構，使得《集刊》文章能到達更多需要參考的人手中。

文章分類特別困難，在編輯的過程中，協助檢核分類者，依各卷順序為：語言所何大安先生，史語所陳昭容女士、邢義田先生、劉增貴先生、劉淑芬女士、柳立言先生、劉錚雲先生、李永迪先生、陳鴻森先生、王明珂先生等，另有張秀芬女士、陳靜芬女士協助整理，附此致謝。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王汎森謹誌

凡例

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以下簡稱《類編》)所收論文，取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集刊》)1928年第1本第1分至2000年第71本第4分。《集刊》2000年以後所刊載論文，待日後再行續編。

二、本次類編，根據《集刊》所刊載論文涉及的研究領域，分為六編，其中《語言文字編》、《歷史編》下設卷，具體編、卷名目如下：

語言文字編(音韻卷、語法卷、方言卷、文字卷)

歷史編(先秦卷、秦漢卷、魏晉隋唐五代卷、宋遼金元卷、明清卷)

考古編

文獻考訂編

思想與文化編

民族與社會編

其中，《思想與文化編》中“文化”為廣義的文化概念；《民族與社會編》涵蓋民族、生活禮俗、科技、醫療、工藝等方面；涉及跨斷代內容的論文，以最早斷代為收錄原則；論文具有多重性質者，以“研究者使用需要”及“論文重點”為歸屬各編(卷)的標準。

三、為體現《集刊》的辦刊宗旨，現將蔡元培先生撰寫的《發刊辭》、傅斯年先生撰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置於《語言文字編》、《歷史編》、《考古編》、《文獻考訂編》、《思想與文化編》、《民族與社會編》所收論文前；《語言文字編》另增置傅斯年先生提議之《本所對語言學工作之範圍及旨趣》一文。

四、《類編》各編(卷)所收論文，均按刊期排列。為便於閱讀、查檢，各編(卷)目錄置於書前，《集刊》(1928—2000)《類編》總目置於書後；頁眉處標示本編(卷)通碼；頁腳處保留原刊頁碼；各篇論文文末附注原刊刊期，以“出自第某本第某